

作为礼品的古玩、字画，早已背离了其真实的价值，成为了一种「介质」。

——《青瓷》《红袖》作者浮石

简直是天生的官场「玩物」。

隐蔽、附庸风雅、保值增值……

文强、慕绥新、薄绍铨、

邹建新等贪官

都曾「玩」火自焚！

玩物

保值增值

青瓷

青瓷

警惕



官场死穴：雅贿

张金明 岩波◎著

古玩

简直是天生的官场「玩物」。

安全隐蔽、附庸风雅、保值增值……

文强

慕绥新、薄绍铨、

新官场小说

重庆出版集团



重庆出版社

张金明 岩波 © 著

新



重庆出版集团
重庆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青花 / 张金明, 岩波著. —重庆: 重庆出版社, 2011. 1

ISBN 978 - 7 - 229 - 02973 - 9

I. ①青… II. ①张… ②岩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168888 号

青花

QINGHUA

张金明 岩 波 著

出 版 人: 罗小卫

责任编辑: 钟丽娟

装帧设计: 八牛



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
重 庆 出 版 社

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: 400016 <http://www.cqph.com>

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E-MAIL: fxchu@cqph.com 邮购电话: 023 - 68809452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787 × 1092mm 1/16 印张: 18 字数: 281 千

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229 - 02973 - 9

定价: 29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 023 - 68706683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之所以他们没有开车来，就是想自由一点。归途中，火车在有节奏地轻微颠簸，车窗外已经渐渐黑了下来，身边的人们在咯哧咯哧地吃零食，柳大羊也感觉几分疲劳，他掏出一支烟嗅着，暗想出差旅行其实是份苦差事。便随手掏出手包里叠着的那份《北京晨报》，一页页往后翻着，一则消息突然跃入他的眼帘：

“今年7月12日，中国艺术品的世界最高价格记录在伦敦诞生——一件元青花鬼谷下山图罐以1568.8万英镑，约合2.26亿元人民币成交。尽管它的最终得主是位美国藏家，但是在现场参与角逐的一位黄皮肤、黑头发、个头不高的东方人同样受到了人们的尊重……”

简直是天方夜谭，两亿多人民币！什么古玩这么值钱？就是报纸图片上这个青花瓷罐吗？《北京晨报》是北京一家大报，而这条消息又分明是言之凿凿！

柳大羊的心蓦然间急剧跳了起来，仿佛他的手里就有元青花一样。他看了一眼坐在对面的那蓝田副市长，那副市长此刻正在假寐。元青花，柳大羊蓦然觉得，他距离元青花并不遥远，就像他距离那副市长并不遥远一样。他的弟弟柳三羊是《赏玩》杂志的编辑，爱好古玩，多年来倾尽心力积攒了不少值钱的好东西，似乎还跟柳大羊念叨过打算凑钱买一件元青花的事。而且，柳三羊还说过：“哥，你如果喜欢摆两件玩，或是有什么应酬需要送礼什么的，就言一声。”可当时柳大羊并未拿这话当回事。而如今——柳大羊的思维突然跳跃到元青花与之息息相关的工作和职位上去。他没有继续往下看报纸，他已经看不下去了，他把报纸依旧叠起来，装回手包，举起烟来，啪一声打着了打火机，然而，在空中悬了一会儿却又熄了。

主管副市长那蓝田爱好古玩，喜欢在家里张挂名人字画，在书房摆些文房雅玩。他是学文科出身，懂字画，应该也懂古瓷。眼下机关里风传市委书记要上调省里，如果没有意外，市长顺理成章该任市委书记，排名靠前的那副市长（兼副书记）就可能晋升正市长。那么，柳大羊这个被全市老百姓关注的建委主任是不是机会就来了呢？“不想提职的干部不是好干部”，在过去的日子里，他从来没有觊觎副市长的位置，自以为是有自知之明的干部，因为他的工作显眼固然显眼，但走钢丝一般时时走在被查处

告诉你吧，咱老爹老娘落实政策补发的工资钱，你我各分的那一万多，她恨不得都由她支配。你想想，一旦这钱交给她，我还能玩古玩吗？这事我决不能依着她。她愿意回娘家就随她去吧，没准过几天就回来了。”

“这么说来，我也不劝你了，你好自为之吧——我想问问，咱们威州究竟有没有元青花？”

“有啊！”

“你能不能尽快帮我搞定一件？钱我回头给你？”

“我试试看，应该没多大问题。”

“好，这样我心里就有了七成把握。”

“什么七成把握？”

“我想再官升一级。”

“我主张顺其自然，最好不要跑官要官。”

“你不在官场，不了解内情，等着天上掉馅饼那是痴心妄想。机遇来了就得抓住。”

“你干这个建委主任本来就是风口浪尖，市纪委一直盯着你，说不定几时下家伙，我都不主张你继续干了，你却还想百尺竿头更进一步，你没受什么人蛊惑吧？”

“三羊，人生能有几回搏？”

柳三羊劝不住哥哥，不由得一声长叹。暗想自古以来失足摔跟头的莫不是因为当事者迷，不知进退。柳大羊没有心思吃饭，说完话就走了。

打虎亲兄弟，上阵父子兵。不论如何哥哥的这个忙他还得帮。柳三羊拿起报纸复印件细看。这是一篇长篇报道，讲述那个元青花瓷罐在伦敦卖了天价的具体过程。突然，一个灵感从脑袋里跳出来。他要马上动作，俗话说捷足者先登也。他看了一眼挂钟，时间是晚上九点，还不算晚。便抓起电话，拨号。

“巴兰吗？这么晚还打扰你，真不好意思。啊，有事。我想弄个元青花，不知你手里有没有？”

“我手里没有，但我能找来，前提是你来我家一趟，咱有话家里说。”

“今天就别去了。不过，你自打搬到新家我还一次没去过，改天我一定登门拜访。”

“是啊，你防微杜渐，怕我缠上你。要么这样，明天下午你到店里来

找我？”

“好吧，你多费心吧！”

事到如今，只能如此。尽管柳三羊一直防着巴兰。

巴兰28岁，是威州市经营比较好的几个古玩店老板之一，人年轻、精明、漂亮，还有那么点古道热肠。大学毕业在国企干过半年，那个企业半死不活，而同窗好友们一个个靠经商、靠嫁人转眼间就富有起来，她心里痒痒的。而此时，不幸降临，父亲因为一桩官司脑溢血去世，留下商业街一个古玩店。巴兰便毅然辞去国企工作，接过父亲的接力棒杀入古玩圈。女人干事业，既要精明，还要厚道，外加漂亮，这三条是她们能够比常人发展更快的撒手锏。你可以认为这是老生常谈，但你不能不承认。凭借五六年的奋力打拼，巴兰事业精进，并拥有了一定的资产。更重要的是，她以文化产品经营者的独特身份悄然跻身威州市工商联委员的行列，这让她头顶上闪起一圈光环。有了间或在电视屏幕上显露小脸的机会，她自己就成了威州市古玩行的名片。

柳三羊搞集藏不如巴兰那样即买即卖即赚钱，他属于细水长流，并带有研究性质。这些年来，他已经出版了四五本关于古玩集藏的书籍，细述闯荡古玩江湖的常识和心得，这在威州是绝无仅有的。不仅如此，他还隔三差五为巴兰帮忙掌眼，让一直未婚的巴兰既受益又自叹不如，进而心旌摇动。

巴兰闯古玩江湖纯属顺水推舟，父亲在世时虽然她时常在店里帮着卖货，从中也学了一些经营之道和古玩知识，但毕竟自己没独立经营过古玩店。当她一个人站在柜台前挑摊儿当起掌柜的时候，感觉哪儿都不是哪儿了。虽说父亲留下的文渊阁家底不算薄，怎奈巴兰是赶着鸭子上架，迫不得已。那是在一个深冬，年关将近，巴兰的古玩店一分钱收入也没有。巴兰苦恼得像个没头苍蝇，关闭了古玩店到处乱逛。也是该着她走这条路，在盗版书摊上一本《古玩收藏手记》跳入她的眼帘。她抓起书来，一看就看了半个小时。而且，她在书的勒口上，看到作者照片，他竟然不是耄耋老者，而是一个仪表堂堂的小伙子！这真让她纳罕。最近家里正给她张罗对象，而她一点心思也没有，天天闹心得不想回家。见了照片上这个小伙子她蓦然间就心动了。她愉快地掏钱付了账。盗版书一般都是畅销书的翻版，里面免不了有错字、漏字，然而价格连原版书的一半都不到。谁不知

道正版好？可那书价不是标得太高吗？现如今工薪层和学生买书早已成为一种奢侈，这也是盗版书暗流涌动、屡禁不止的原因。而巴兰早就过了挑灯夜读的年龄，已经好几年不买书了，只因为这本书是写古玩市场的，既有故事又有知识。而且作者年轻得很怪异，看上去别有风度，她便毫不犹豫地掏了口袋。

初读这本书的时候她感觉很吃力，书中讲解的鉴赏定义，很难跟实物对上号。是书写得不好还是自己根本就没人入门？困惑了几天以后，她找到出版社，然后顺藤摸瓜找到威州《赏玩》杂志社。

柳三羊在杂志社当编辑，巴兰竟冒冒失失跑到杂志社去找他。开始柳三羊觉得很诧异，难得一个女孩子喜欢上了古玩。敢情女人并不都像自己老婆那样对古玩心生厌恶。当柳三羊得知巴兰是开古玩店的，立即就把两个人的距离拉近了。在办公室里他们谈得很投机，两个人还时而发出笑声。于是，时隔不久，巴兰就又来一次。

这就让柳三羊的同事们议论了。杂志社主编还找柳三羊谈话，说你家里大人孩子都好好的，千万不要惹是生非。社会上“家里红旗不倒，外面彩旗飘飘”的传闻万万不能出现在杂志社里，咱们当编辑的应该自律自爱，否则闹出了事处理起来会很严重。柳三羊差点没背过气去，他说：“人家是看了我写的书以后，有些内容弄不明白，是来请教古玩的，我连人家叫什么都没问！”主编说：“有话下了班到家里去说行不行？为什么非在办公室呢？瓜田不纳履，李下不正冠，你难道不知道吗？”

就在柳三羊有嘴说不清的时候，巴兰又来了。柳三羊急忙把巴兰领出杂志社。他还敢在办公室接待巴兰吗？两个人就站在杂志社门口说话。巴兰说：“柳老师，你的书我已经读懂许多，并且又凭着胆子进了几件大件。”

“真的？你的胆子真够大的！”

柳三羊去了巴兰的店里一看，还真买得够路份儿。他连连夸赞，你进步还真快，这些东西必赚钱无疑！世界上胆子大的人总是有的，艺高未必，只是无知者无畏而已。当然，北京的潘家园，天津的沈阳道，巴兰也没少跑，角角落落她都门儿清，手里的名片一大把。巴兰深知，近年来古玩价翻着跟头一路飙升，行里不少人赚钱心切心浮气躁，包括自己都没心思买书、读书，更别说塌下心来钻研学问，而柳三羊的素养就显得难能可贵了。假如他们俩走到一起，岂不要如虎添翼、锦上添花、独步威州？怎

美、羊大为美的审美思想，由来已久，许多典故和传奇故事都涉羊成趣。春秋时秦国大夫百里奚，想必大家知道这个人，他虽家境贫寒，但却有才，他流落虞国时，被后来晋献公灭虞时俘虏，晋献公把百里奚作为女儿陪嫁送到了秦国，于是百里奚从秦逃楚，可是又为楚所执。而秦穆公素闻百里奚德才兼备，便用五张羊皮将他赎回，还授以国政。百里奚兢兢业业精心治国，辅佐秦穆公一举创立霸业，后人称他为‘五羖大夫’，成为千古美谈。五羖就是五只羊。羖，是黑色的公羊。五张黑羊皮就换回一个治国良才，大家说羊的价值是不是很贵重？”

高松插话说：“在大学里老师经常举这个例子。”

那蓝田冲高松摆摆手。高松立即低下头。那蓝田只把目光盯向柳三羊。盯得柳三羊脸上火烧火燎的。你不是懒得讲吗？我先讲一段。我就是要看看你肚子里有没有货。柳三羊不想这么被动，便也咳了一声，讲起来。

“那副市长知识渊博，涉猎广泛，是我们的榜样。下面我也说一段，我姑妄说之，大家姑妄听之。晋人葛洪，学文科的朋友应该很清楚，他在《神仙传》里说，浙江人黄初平十五岁牧羊于野，被一道士引入金华山修行，四十年未归，后来其兄寻至，只见白石，不见羊群，问羊群在哪，黄初平对石叱曰：石起！转眼间白石变成白羊。黄初平的叱石成羊，神是神了点，却说明人们对羊的偏爱。传说宋朝吴修任广州刺史，他来到广州任职时，正闹灾荒，有五位仙人骑着五色羊执谷而来，教百姓种谷，于是吴修立即差人在州府厅堂的梁柱上绘画五羊仙人，视为大吉大祥。后来清人程先贞在《送温泗原赴广州幕》诗里说：迁客同孤鹤，仙人自五羊。也是借五羊仙人的传说恭贺好友走马上任。”

此时崔一敏插话说：“在六畜之中，羊的品行也受到人们的歌颂和称赞。《公羊传》里就说：羔取执之不鸣，杀之不号，乳必跪而受之，类死义知礼者也。”

柳三羊道：“没错，正因如此，人们展开各种想象，为羊编织各种美好动听的故事。比如，传说有一种野生的羚羊，长着一双弯曲的前角，每到夜晚，它跑到树下一跃，把角往树枝上一挂就吊着睡着了，虎豹豺狼即使追到跟前，也是无功而返。到了黎明时刻，人们以为吊在树上的羊死了，可是刚走到近前，羚羊一跃而下，顷刻间便跑得无影无踪。这就是出

井，给金岳武把茶泡上。

金岳武道：“我在东北长春有个远房舅舅，也是古玩行的，前不久来信说，他刚得到几件当年溥仪从宫里带出来的东西，说可以倒给我两件，我还真动心了，你有没有兴趣？”

郑天友略一思索，道：“太好了，我去！怎么个走法，我听你的。不过我刚买了大瓷缸，手头也就还剩两三万块钱，太多了我拿不出来。不行我就把大瓷缸卖了。”

金岳武道：“现在卖大瓷缸来不及，一时半会儿你根本找不到大主。这样吧，咱俩各拿三万块钱，明天下午就坐火车走，事不宜迟。”

两天后的早晨，金岳武和郑天友出现在长春火车站。他们没想到初冬的长春这么冷，明明穿着防寒服还冻得浑身发抖。当时天沉欲雪，寒风凛冽。他们走出火车站，急忙在附近找了一家小旅馆临时落脚。然后就打的去商场，一人买了一件带帽子的皮猴儿，大活人不能让尿憋死不是？接着，他们便找到金岳武舅舅家。

金岳武的舅舅叫尹宝棣，是个六十出头的大个子，说话瓮声瓮气的。他对金岳武说：“岳武啊，我等你等了这些天了，越等越不来，我一着急就走了几件东西，现在只剩一个大梅瓶和几幅字画。如果你们再不来，恐怕连这几件东西也走了。现如今咱东北人心眼活络，手里有活钱的都想倒腾古玩。尤其最近来了几个南蛮子，到处划拉东西，给价也挺高，要不是他们买的东西太多，这个梅瓶也带走了，临走他们要了我的手机号，说，这个梅瓶您可一定给我们留着！”

尹宝棣说着，捧出那个大梅瓶。三个人便围着观看。一尺半高，小口，短颈，丰肩，肩以下渐收。青花缠枝牡丹的纹饰，肩饰如意头云纹，内填水浪荷花，腹下部饰变形仰莲纹。胎体洁白、坚密、厚重，器底泛红。

金岳武用手掂了掂，说：“难怪南蛮子没法带走呢，光这件东西就够沉的，何况还有别的东西呢！天友，你看瓷器比我在行，这瓶是什么年份的？”

这可真问着了。郑天友压根儿就没见过这种梅瓶！说没见过梅瓶也有点冤枉，郑天友见过的只是清仿一道釉单色小梅瓶。但此时他在尹宝棣面前不能栽面儿，便鼓鼓勇气装模作样道：“梅瓶么，顾名思义，就是早年

“好吧！我先看看东西再说。”买主遂将轴画一一打开，仔细审视。最后，只选中一幅山水立轴，便问价。

金岳武道：“我原打算让您一块儿都买走，可才挑了一幅。这样吧，就给五百块钱。”

买主说：“这幅画原本值四五百，可是它的品相不太好，又是后揭裱的，你没看这残缺的地方还有修补的痕迹吗？我就给三百块钱，一张残画不算少了！”

金岳武道：“这毛病您要不说，我还真看不出来。既是这样，您就再加五十，咱立马成交。”

买主道：“好吧，就依你。”便付钱。然后拿起画就要走。

这时，一直在旁边看着的沈蔚说话了：“这位先生先别走，我想问问您，为什么那两幅品相好的画您不要，而偏偏看中了这幅有毛病后揭裱的画呢？”

金岳武也觉得迷惑不解，忙附和说：“没错，您能不能跟我们说说，这里面有什么门道？”

买主思忖片刻，又看看手表，就坐下了：“好吧，那我就简单跟你们说两句。买画的人都知道，买字画通常首选原装原裱品相好的，但前提必须是名家作品，要不怎么叫名人字画呢？这幅山水画虽然品相较差，可却是林纾的佳作。说起林纾有些人可能不熟悉，但一提林琴南，在知识界就大名鼎鼎。他是光绪年间的举人，通诗词，善书画，更以翻译外国名家小说称誉于世，可说是把外国文学介绍到中国的第一位翻译家。而林琴南就是林纾。他的这幅山水画既有文徵明的灵秀之风，又有石涛的浑厚之趣。尽管这幅画在民国时期揭裱过，可你们想想看，如果不是名家力作，谁会花这么大精力去揭裱修补它呢？”

夫妻俩听了一如醍醐灌顶，通体透亮，不觉连连点头。金岳武道：“听说您是咱威州《赏玩》杂志的编辑，难怪有这么大学问呢，以后还真得向您多请教！”

沈蔚怕买主立马告辞，急忙插话说：“能不能再耽误您点时间，把这两幅画再给我们说说？”

买主说：“这两幅画虽说名头不小，只可惜是赝品。你们看，郑板桥这幅竹子，先甬看画，但看这题画诗字体就明显不对。郑板桥的书法是

隶、楷参半，他自称六分半书。而这幅画的字体，可说是四不像，根本就没有郑板桥那种桀骜不驯的犟气。”

金岳武道：“您要不这么点拨，我们还难辨真伪；那么，您再看看这幅呢？”

买主说：“这幅花鸟绢画是徐青藤的款识。徐青藤是明代著名画家，那么这幅绢画肯定是用明代当时的丝绢画的。明代的画绢竖丝是单丝，横丝是双丝。而这幅画的画绢，则横竖都是细双丝，那就可以断定，这是明代以后的画绢。仅此一点就可以证明，这幅画是赝品。鉴定字画，一是看时代风格，比如画纸、画绢、印泥、装裱等，不同时代有不同风格；二是看个人风格，每个画家都有自己的风格特征；三是看款识、印章和印泥。不少伪作就是在题款、印章和印泥上露了马脚。鉴别古玩字画的真伪，只要发现一处有假，那就可以断定，一处假处处假！”

沈蔚越听越入神，越听越觉得《古玩收藏手记》里也是这么说的。便不禁问道：“我看您简直是把《古玩收藏手记》这本书吃透了！您所说的和书里讲的如出一辙，只是您用实物对照着说，我听得更明白。”

买主微微一笑，说：“不怕大姐见笑，这本书就是我写的。”

此言一出，沈蔚立即为之一振。啊！原来如此！她瞪大了眼睛，兴奋异常：“敢情您就是柳三羊老师？过去只读其书未谋其人，今日有幸和您相识，真是物有缘人也有缘！以后我还希望向您请教，能留个电话吗？”金岳武忙说：“对对，请您务必留个电话！以后再来了好东西也好及时和您联系。”

柳三羊把电话写在纸上，便告辞了。

自从有了柳三羊的电话，沈蔚便隔三差五向他请教古玩知识，在交往中两个人很谈得来。而且彼此互有好感。

金岳武自打长春回来以后，他一直闷闷不乐，还时常愣神打蔫儿。以往，只要他从外地买来东西，总是边欣赏边哼着小曲，眉开眼笑喜形于色，晚上还要抱着沈蔚折腾。而这次他回来后却一反常态，不仅白天总是气哼哼的，晚上睡觉也给沈蔚一个后背。半个月过去，仍然如此。沈蔚问：“岳武，你最近怎么了？怎么无精打采的？”

金岳武哼了一声不说话。沈蔚就有些急，说：“是不是这次东西买打

眼了？要不怎么一进家门就黑着脸像丧门星似的？东西买回来的也挺多，又是梅瓶又是字画，为什么还这么别扭呢？”

金岳武忍无可忍，终于发泄出来：“还不是因为郑天友那个浑蛋！这次我们俩合伙去长春买东西，他硬说我和舅舅联手骗他钱，你说这小子可恶不可恶？他现在想立马把东西卖了，把钱拿回去，可他自己又卖不出去，所以拿到咱家。我跟他打交道真是腻透了，恨不得立马把东西踹出去，赶紧把钱还给他，以后再也不跟他共事了！”

沈蔚说：“郑天友过去跟你是同事这不错，可是他一沾钱就六亲不认，对这号人咱必须心里有数。可话又说回来了，卖古玩字画不同于卖吃的用的，你越心急越卖不上价。最好别卖给贩子，他还想拿你的东西赚钱呢，能给得上你价吗？还是想办法卖给收藏的人。”

金岳武道：“这两天我也在琢磨这事，可真正既懂行又有钱的买主实在是太难找了！”沈蔚道：“别着急，等等看。”

没过几天，金岳武真碰上一个想买梅瓶的人。这是个衣冠楚楚，有一半话听不懂的南方人，当时这个南方人去逛文渊阁，问巴兰：“老板，你手里有没有像样的梅瓶？”巴兰说：“你怎么专买梅瓶呢？别的东西不买吗？”这个南方人说：“我现在正在集梅瓶。”当时恰巧金岳武正在店里，听到后见巴兰说没有，便说：“我手里有梅瓶，你想不想跟我看看去？”南方人问：“是青花的吗？”

金岳武道：“还真巧了，就是青花的。”南方人说：“那好，我现在就跟你去看看。”金岳武一听立即喜上眉梢，一分钟也没耽误，赶紧给郑天友打电话。如果不叫郑天友，即使你卖个高价，也说不定他会说出什么话来。于是，三个人就一起来到金岳武家。

金岳武指着梅瓶介绍说：“这个梅瓶是刚从东北一个前伪满总理的后人家里收上来的，没准还是官窑呢！你看这器型，你看这青花，你再看这件头，哪儿都好，但我也不瞒你，美中不足的是在青花的积釉处有些小麻点，不过不仔细看绝对看不出来，可能是烧窑时温度太高，但不影响整体品相。怎么样，我实在不实在？连这么点瑕疵我都如实相告。”

这个南方人面无表情，只是平淡地说：“你开价吧。”

金岳武感觉对方还挺痛快，便说：“我也不多要，你就给三万二吧。因为这是两个人合伙买来的，这价钱是进价，主要为了赶快倒本好分账。”

南方人道：“三万二太高了。刚才你说的这点毛病，我早就看出来了，既然你这么实在，我也不少给钱，两万八，怎么样？不行我就走人。”

郑天友一听忙喊：“别介，咱好好商量！”金岳武也直挠头皮。虽然这是迄今给价最高的一个买主，可仍然不够本钱，若还绷着不卖，又怕把他绷跑了。于是就进一步推荐，想通过讲解，让对方认账：

“你再仔细瞧瞧，这可是过去伪满总理家里的摆设，每到冬天便插上一束梅花，摆在条案上，品茶待客，闻着花香，那叫讲究！再说，梅兰竹菊四君子，梅是大哥，所以自古以来只有梅瓶，没有兰、竹、菊的瓶。你既然敢给价，说明你懂行，干脆你再加价，只要不赔钱，这东西就归你。”

南方人却说：“我只能给两万八。不少了。”

郑天友和金岳武面面相觑。费了半天口舌，这人汤水不进！

此时一直站在旁边的沈蔚说话了：“我看你们两人说得都不对。青花的积釉处出现不规则的小凹痕斑，绝不是什么毛病，而是因为青花釉里含有某种微量杂质，烧出来的青花瓷才出现结晶斑。而这种结晶斑在明清的青花瓷上是根本见不到的，由此可见，这件梅瓶的年份，要比明清两代都早。另外，梅瓶根本不是插梅花的摆设，而是古代的一种酒具。”

郑天友吃惊地张大嘴看着沈蔚，他只知道沈蔚是个病病歪歪的老病号，长期不上班，然后干脆买断了在家待着，什么时候也钻研起古玩了？而金岳武却在一边气坏了。他认为这不仅是在外人面前栽他，更要紧的是沈蔚出此狂言，准把买主给气跑了。于是，他气急败坏地说：“你一个老娘们儿家，跟着瞎搅和什么？你要是真懂，还要我们这些老爷们儿干什么？”然后满脸赔笑地对买主说：“你千万别介意，我老婆就是一张婆婆嘴，纯粹是瞎打岔。咱再继续刚才的话题！”

谁知，这个南方人把沈蔚上下打量一番，说：“这位大姐说得没错，我服，看起来是行家。既然你满腹经纶，眼力这么好，怎么不教教你老公？就冲你刚才对梅瓶的几句鉴定，我再加两千。卖不卖，你们考虑一下。”

金岳武脸色顿时一红一白的，表情非常难看，便看郑天友。郑天友道：“看得出来，这位哥们儿确实是个买家，我们愿意货卖识家，岳武，就这么定吧。”

那蓝田思忖片刻，说：“就这样吧，一会儿我让秘书给你送钱来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。”

秘书白明刚在市政府的办公室正在写一份关于房价问题的简报，建委小会议室正在开研讨会，那边会议还没结束，白明刚的简报已经快写完了。他没去参加会，怎么写？当然能写，刚才柳大羊给他打来电话，说，会议争论得很激烈，有一个人放了大炮，好像是个港人。柳大羊只说了这些就把电话撂了。这就够了。关于房价问题白明刚早已听得很多，所以，一篇500字的简报还用得着犯愁吗？这时，又一个电话打进来，一接，是那蓝田。

“明刚，你到商业街古玩店文渊阁去一趟，拿着一万五千块钱，把那个青花瓷缸送我家里去，别叫司机了，你打个的吧。”

白明刚手里有那蓝田交给他的十万块钱现金。这笔钱来自哪里他不得而知。他也不知道前任秘书是不是也给那蓝田管过账。想进市政府办公厅要经过层层关卡，因此也不用担心把钱锁在抽屉里是否安全。

白明刚去取那大瓷缸的时候，文渊阁女老板除开具了发票，还把一张关于大瓷缸的文字说明交给了白明刚。当然，白明刚还得把这些东西一起送到那蓝田家。白明刚疏忽了一点，他没有注意到，那份打印的文字说明上有文渊阁女老板的名字和手机号，字迹流畅、清秀。

市建委小会议室的研讨会散会了，别人都走了，柳大羊唯独留下了那个口若悬河的发言者商谷雨。早晨黎大本把商谷雨介绍给柳大羊的时候，他们只是礼节性地握握手，说几句客套话，这个时候柳大羊才看清，商谷雨大概年近五十，眼袋已经下垂。他感觉此人一定有来头，便想摸摸他的底。

“咱们去隔壁茶馆一叙，如何？”

“客随主便！”

商谷雨丝毫没有推辞、客套。随着柳大羊就走出建委大院，来到隔壁一个装潢典雅、幽静的茶馆。柳大羊找柜台点了两个点心，一壶乌龙茶。顷刻间，一个服务小姐就端着竹制茶海款款走来，她把紫砂茶壶和两个杯子摆好以后，就一遍一遍地筛茶。另一个小姐端来两碟点心。

“你是个结过婚的人，难道不会接吻？”

柳三羊轻轻抱住巴兰的腰肢，吻住她的耳根说：“巴兰，别这样，你是个要强的好女子，记住，你在事业上会成功，你在感情上也会成功，一定不要着急，不要轻而易举就把自己典出去。前面还有多少事情等着你去做。咱们做个异性知己就行了，好吗？”

“我难道不值得你爱吗？你和老婆明明关系紧张，为什么不离婚？”

“巴兰，你没结过婚你不懂，我们夫妻虽然志不同道不合，而且现在也不谈爱情了，但我们亲情很深，现在是亲情在维系这个家庭，她离不开这个家庭，我也离不开这个家庭，所以，谈离婚绝无可能。”

“那我就做你的情人！”

“幼稚！那怎么可能？那就把你毁了，把我也毁了。”

“你在我面前太清醒、太冷酷了！在你老婆面前也这样吗？咱们都正当年，你难道一点激情也没有吗？”

“巴兰，我实话实说，我不敢。”

“三羊，我非常爱孩子，我想从 SOS 儿童村领养一个孤儿，但我担心我一个人养不好孩子，你能跟我一起承担这件事吗？我做义母，你做义父。”

“我想想，我想想。”

“这有什么可想的？行就行，不行就不行。”

“我倒是有这个爱心，只怕没这个能力。”

“你是不是怕跟着我一起花钱呀？你老婆果真把钱管得这么紧？也罢，钱我一个人出，行不行？”

“不是钱的事，我可以协助你做这件事，但我不做义父，我做大舅。”

巴兰“扑哧”一声笑了出来：“说到底是这样！好吧。大舅就大舅。还有，我想进一批红木家具，你能不能帮我一下？”

“我手里没钱啊！”

“我没让你用钱帮，你帮我把关签合同就行。”

“这我可以做到。”

巴兰再一次抱住了柳三羊强行亲吻，柳三羊再次推开了她。她想抓他的手，他也拂开了。巴兰不由得睁大了双眼盯视着柳三羊，目光灼灼地似乎燃起了火苗，显而易见，此时她心里爱恨交加！

策补发的工资，一分钱也没给马珍珍，好像这笔钱一给马珍珍就再也拿不出来了。她马珍珍是这种见钱眼开、雁过拔毛的女人吗？这么误解她，她绝对不接受！而且此时此刻两个人彼此看对方，都像那个寓言《偷斧子的人》一样，怎么看，对方都像偷斧子的。实在忍无可忍，她带着女儿回娘家了。本想迫使柳三羊做出让步，谁知这浑蛋闹起花心家外有花了！她知道巴兰这个人，既漂亮也有钱。柳三羊和她一拍即合是极有可能的事。看完两份合同，马珍珍就觉得这一切都是真的。而且一下子击中了她心中最隐秘的一点——离婚。她曾经动过这个念头。原因就是她跟柳三羊的兴趣爱好和性格都差距太大。当然，她毕竟也是善良人，舍不得这个家。尤其她非常清楚，离婚首先伤害的是孩子。孩子跟着父母来到这个世界上，是无辜的，凭什么让自己的孩子心里痛苦呢？

心潮起伏、思绪万千是必然的，但马珍珍是冷静的。她知道这一天早晚会来，只不过现在早了点。她还没想离婚。她沉着地问一个同事，现在倒腾古玩有什么前景？

那个同事知道马珍珍老公爱好这个，但这个同事却恰恰不喜欢，于是就说：“你最好亲自去看看——假货充斥市场，贩子一嘴鬼话！赶紧劝你们家柳三羊改弦更张，别弄这个！”

这就让马珍珍纳罕，既然如此，柳三羊怎么会这么热衷此道呢？巴兰他们怎么会赚这么多钱呢？难道只靠欺骗吗？

马珍珍曾经偶尔路过一些古玩店，看上去基本上都冷冷清清。回来后她就问柳三羊：“看不见古玩店人来人往，他们吃什么？赚得出房租来吗？”

柳三羊淡淡地回答：“三年不开张，开张吃三年。”

也许柳三羊说得对，自己不该拂逆他的爱好。可是即使自己使点小性子，去娘家住些日子，你柳三羊也不应该借机乱搞啊！想到这一点，马珍珍蓦然间心脏紧缩起来，感觉绞痛。他爱好古玩，或许我还能忍受，他在外面乱搞则决不允许！就像香港要不要回归，海峡两岸要不要统一，这是没有商量余地的！她突然感到心脏非常难受，紧揪着，便急忙服下几粒速效救心丸，这其实是怕自己的父母有意外，她装在口袋里的，现在派上用场。心脏好受一些以后，她就重新投入工作，然而，一点心思也没有了。

兰去，就说替爸爸看看那个领养的孩子。她要印证一下。女儿不明就里，便到商业街去找巴兰，而巴兰正巴不得如此，急忙开着车带马珍珍的女儿来到市郊结合部的联体别墅，让马珍珍的女儿看了家里跟着自己老妈的那个三岁女孩。

女儿回到家以后，一五一十地告诉马珍珍，巴兰家里确实刚刚领养了一个女孩。

马珍珍什么都不说了。她两眼紧闭，两行热泪不由自主地从眼角流了下来。结婚这么多年来她为这个家所做的一切努力，所吃的一切苦头，所承担的一切压力，所忍受的一切委屈，如一浪高过一浪的潮水，一股脑都涌上心头。柳三羊，你太过分了！这么多年来，你心里只有你自己的爱好，根本没有这个家！既然如此，我留恋这个家还有什么意义？别看你外表道貌岸然，实际骨子里男盗女娼！我现在也不老，再找个好男人也不是做不到，拜拜了，畜生！

就这么了结似乎便宜了柳三羊，她要到《赏玩》杂志社去一趟，找柳三羊的领导奏一本，让柳三羊在单位三年抬不起头来！谁让你家外有花，这是有代价的！

杂志社的主编接待了马珍珍，听了她的哭诉以后表态道：“现在的年轻人啊，简直就没正行！唉！别哭了，多想想应该怎么应对吧。天要下雨，娘要嫁人，这种事我们杂志社作为工作单位不便干预太多，但我们对柳三羊开展必要的批评教育是责无旁贷的，必要的时候还要叫他把手里的工作停下来。因为这种事如果在同事们中间传开来，影响实在太坏！”

马珍珍见目的已经达到，就站了起来，说：“我也不多打扰了，你们知道就行了。什么时候我承受不了，再来麻烦您。”

主编把马珍珍送到楼梯口就回去了。她听见主编自言自语：“这叫什么玩意儿！”

这就对了，我就是要叫你柳三羊身败名裂。谁叫你不知道自重呢！

晚上，马珍珍拿着一份离婚协议书来找柳三羊。之所以写离婚协议书，是因为那一屋子古木家具和坛坛罐罐是他俩婚后的共同财产，再说，买这些东西也并非没用过家里的钱，理所当然有一半是她的。哪怕拿回娘家以后再把那些东西处理掉，此时该要的决不能含糊。

柳三羊看了离婚协议书也没有吃惊。因为他也考虑过这个问题。不是